

三星堆、金沙200余件(套)文物亮相国博 解锁古蜀文明史诗

当岷江与沱江的水汽漫过成都平原，三千年前的晨光穿透迷雾，照见两座文明高峰的并峙与承接——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刺破苍穹，金沙的太阳神鸟流转星河，它们如古蜀文明的双子星，在夏商周的时空坐标中写下“前后相继、一脉相承”的文明史诗。

正在国家博物馆南8、9展厅举办的“双星耀世——三星堆—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”荟萃三星堆—金沙遗址出土的200余件(套)精美文物，让观众“一展看懂”三星堆—金沙的故事。

古蜀国的生活

展厅里，两个遗址的沙盘让观众直观地了解这个古蜀王国的两座都城——三星堆已经有了城墙和大型建筑，城墙、祭祀坑、玉器坑、居址等区域划分明晰；金沙也有大型建筑基址、大型祭祀场所、大型居址和集中墓地，与三星堆一样，都是古蜀国的王都所在。

古蜀国的社会组织形式什么样？展览中有不少青铜人头像，看点在他们的发型。有的脑袋后面挽了一个髻，插了一支发笄，这是当时的“笄发”族群，掌控宗教与祭祀事务。展柜里还有一些青铜跪坐人像，全都是“笄发”，有“顶尊”“抬兽”“捧腹”“扭头”等不同姿势，代表其身份地位不同。也有的人像把头发编成了一根长长的麻花辫，垂在脑后，这是当时的“辫发”族群，主持军事、行政等世俗事务。有两个金沙遗址出土的石人像，赤身裸体，双膝跪地，双手被缚身后。石人也梳着麻花长辫，是辫发族，但它头顶发中分，是底层社会的形象。专家说它们是活人祭祀的替代品。显然，同一族群中也分三六九等。

还有一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，很是特立独行。这个“人”，头发分成五络，高高立起，看起来颇为“时髦”。他左手于胸前握空拳，大拇指翘起，看起来像在“点赞”，身上穿着紧身露背心和包臀小短裙，让宽肩窄腰、肌肉发达的身形完美地展现出来。专家推测，他可能也是祭祀神职人员或贵族。

展厅里无论是青铜人像还是面具几乎都威严肃穆，甚至还有几分狰狞恐怖，唯有一件“笑脸”让人耳目一新——这是一件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形器。它是一个上大下小的桃形青铜片，用墨勾勒出了一张笑脸：宽额、圆脸、圆下巴，眼睛“眯缝”向上弯，咧着一张大嘴。

三星堆、金沙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、玉器、金器，以及陶制的酒器。是什么支撑了古蜀先民发达的手工业和相对富庶的生活？答案由一粒稻米揭晓——这粒碳化水稻证明三星堆时期已经出现了人工栽培水稻。植物考古表明，三星堆时期稻田已从旱地变成了湿地，水稻产量大幅增加，为酿酒提供了充裕的粮食，也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分工。原来早在3000多年前，成都平原成为“天府之国”的基因已经显现。

陶豆是古代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器物，是古人盛放食物的器具。三星堆—金沙遗址出土的陶豆基本上都是高柄，有的柄甚至高近一米。可以想象，席地而坐的古蜀人将盛满食物的高柄豆随意放置，不用弯腰就可以拿到食物，非常方便。这种高柄的设计真是充满智慧！



展厅现场

他们相信万物有灵

双目如棱的青铜人头像，玄奇诡谲的戴冠纵目面具，肩扛象牙人形纹玉璋，达地通天的神树……众多展品大都蕴含着古蜀先民对天地神祇、自然万物的虔敬与信仰。

太阳型青铜器是一件“明星”文物——从中央向外放射出五根辐条，与外围的圆环相接，整体造型像一个太阳。这样的“太阳”，在三星堆遗址并不是孤例。太阳温暖明亮，与农业的丰收息息相关，崇拜太阳是远古先民的共同信仰，古蜀人自然也不例外。

在“太阳”旁边，摆着几个硕大的青铜眼睛，它们多呈菱形，眼珠突出，和青铜纵目面具凸出来的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三星堆—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眼形器、眼形饰和铜眼泡，它们是古蜀先民眼睛崇拜的物证。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，

四肢强健粗壮，充满了浑厚的美感。据介绍，此类器物现已出土多件，一说是因为在古代中国的神话传说中，蟾蜍是代表阴性的“月精”，蛙形金箔大概和太阳神鸟金饰配合使用，组成日月同构的意象；另一说则认为，蛙类繁殖力强，被视为吉祥物，而且蛙鸣与雨或雷相伴，能给大地带来甘露。

在古蜀先民的生活中，不仅有日月崇拜，还有对鱼、鸟、龙、龟鳖、虎、蛇等动物的崇拜。最具代表性的，就是展览序厅里的金冠带了。它出土于金沙遗址，由黄金锤揲而成。冠带外径20.4厘米，宽不足3厘米，在厚仅0.3毫米的表面上，镌刻了四组相同的纹饰，每组都有一条鱼、一支箭、一只鸟和一个圆圈。这些充满朴拙趣味的图案和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基本相同，也证明两个遗址的传承关系。

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，都出土了鱼形金箔饰。它们被锤揲成柳叶形，上面镌刻有纹饰，要么侧面有缺口，要么头端有孔，都是为了悬挂而设计。它们的出土，说明鱼在古蜀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也说明古蜀人的饰品制造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

古蜀国人崇拜的动物形象不仅频繁出现在权杖、冠带或各类饰品上，甚至日用品上也不少见。比如展台上有一件鸟头形陶器，它是一把勺子的把，被称为“鸟头勺把”。因为勺体不易保存，故大多仅存勺把。三星堆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鸟头形勺把，其鸟头形象颇似鱼凫(鱼鹰)，可能与古蜀传说中以鱼凫为族名、族徽的鱼凫王朝有关。



古蜀文明不是一座“孤岛”

以三星堆—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，因其迥异于中原的样貌，让人感觉它是独立存在的，甚至有“横空出世”之感。其实，古蜀文明广泛汲取了各地文明的精华。

漫步展厅，在青铜牌饰、青铜铃的器形中，是否隐约看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？青铜尊、青铜罍的铸造工艺，是否让人想起了山西、河南等中原地区和江西、湖南等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？而在巴蜀玉器中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影子更是频频闪现。

展览上有一件四节玉琮，由一块质地细密的整玉琢磨完成，高达16.6厘米，来自金沙遗址祭祀区。与以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玉琮不同，它保留了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体形高大、分节分槽的风格。

展柜里，一片指甲盖大小的象牙微雕，不那么引人注目，却意味深长。通过放大镜可以看见，它上面雕有云雷纹，而云雷纹是中原商文化使用的典型纹路。它从纹饰维度证实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关联。

让人称奇的还有一件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卜甲。它由龟背甲磨制而成。从现存的半个背甲可以想见，这只乌龟堪称“巨型”。这件龟背甲内侧有上百个规则的圆形钻孔，孔周围布满烧灼形成的多条裂纹。众所周知，用甲骨占卜是殷商时期的习俗，河南殷墟出土了大量占卜用的甲骨。三星堆—金沙遗址也出土了不少卜甲，与殷墟不同的是，这里的卜甲没有文字——卜辞。

“古蜀文明从来就不是一座孤岛，而是与黄河流域、长江中下游流域、北方乃至沿海地区之间的文明存在广泛互动。此次展览特设‘互融共鉴’单元，就是为了呈现古蜀文明与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，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总体格局。”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茜说。

“三星堆—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”展期将持续至8月18日。

(据光明日报)



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持鸟立人像